

# 四次高考 开启梦想之门

刘施昊

人生是一种体验,连续4次参加高考是啥滋味?从工人到军人,从考场到战场,从失败到成功,人生道路并非“一路芬芳满天涯”,个中酸甜苦辣唯有亲历者才有切身体会。

## 初识高考,铩羽而归

我1966年在南昌市读小学,到1976年高中毕业于江西拖拉机厂子弟学校。读书的10年期间恰好遭遇十年动乱,因此实际文化水平很低。当时准备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并且已经陪同高中同学插队到了安义县体验生活。

我在家中排行老大,按照政策可以留城,家里给我找了一份没有太多文化含量的泥瓦活临时工。一天中午,我正在工地加班挑砖,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。我停下脚步,放下扁担,擦去脸上“满面尘灰烟火色”的汗水,仔细倾听,竟不相信自己的

耳朵!喇叭里继续播放当年就要组织考试的喜讯……石破天惊,科学的春天真的要来了!许多工友和同学奔走相告,纷纷重新拿起书本。距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,我决意辞掉工作,背水一战,报考了文科。

1977年12月的那个冬天,我和全国570万考生一样,心情无比激动地走进久违的考场,去参加这场堪称当时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。走近校门口时,我第一次看到考场还有警察把守,心情难免产生些许紧张。当考试的铃声陡然响起,我的心像触了电一样惊恐了一下,感觉发到手中的陌

生试卷像铅一样重,再看一道题答不上来的难题,虚汗直往额头上冒。我慢慢落下颤抖的笔,就像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干活那样,小心翼翼,负力前行,艰难支撑。教室比较简陋,考场异常安静,能听见旁边考生答卷时笔在“沙沙”作响,也能听见监考老师的脚步声。别人下笔如有神,我却时不时盯着试卷“望文兴叹”干着急。也不记得胡乱答的是些啥文字,我当时只恨自己的无知无能,心里暗暗发誓:这次不行,下次一定要从头再来。当考场的铃声再次想起,我羞愧地第一个交卷迈出了教室。



### 作者简介:

刘施昊男,湖南醴陵人,昆仑出版社编辑,副编审。1977年起连续4次参加高考,于1980年从江西九江火电二厂锅炉安装工程考入军校,在西南边疆作战中荣立三等功,获国防大学军事学硕士学位,北京大学访问学者。编辑的图书先后获得第14届中国图书奖、中华优秀出版物特别奖、中宣部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奖励等。撰写专著1部,编写教材3部,编辑图书200多种,在《北京大学学报》《中国新闻出版报》等期刊报纸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。

## 屡试不爽,“四”不过三

翌年,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。这次高考由于国家考试政策的调整,与上一次间隔只有半年时间,我毅然决然地改报了理工科的志愿。人生有时像一场游戏一场梦,当时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线,也许是想挑战自己吧,无知者无畏啊。我的数理化课程一切都得从零学起,另外家里还为我报了一个外语补习班。在备战高考的日子里,记忆最深的是:父亲为让我拥有一套新的数理化丛书,天尚黑就赶到新华书店,足足排了3个小时的队才买到;临考前母亲天天为我准备营养丰富的三餐,千叮咛,万嘱咐。

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但在千军万马赶考的“独木桥”上,我再一次落榜。不是我不争气,实在是基础太薄弱。

转眼到了1979年元月,街道已经分配我去景德镇电厂培训报到上班了。在3个多月的业务培训结束后,我成为了江西省火电建设公司锅炉安装工程段的正式学徒工。面临当年即将到来的夏季高考,是矢志不渝,还是从此放弃?最后我仍然选择了前者,第三次走进考场,然而结果仍是名落孙山。

常言道:事不过三。“到此为止吧”,许多工友这样说,连家里人劝我



打退堂鼓。可我偏偏不服气,心想:“四不过三”,四次只不过三次落榜而已。屡试不爽的失败教训,有时也可积累为成功的经验。经过3年数理化等基础

课程的自习和准备,1980年,我第四次走进考场,在经历了连续3个炎炎夏日的考场“淬火”后,终于以当年本科录取分数线刚好压线的成绩金榜题名。

## 当兵夙愿,由考得偿

由于我生长在人民军队诞生之地“八一”城,从小受到优良传统的教育和熏陶,因而有着强烈的当兵夙愿,加之考虑到当时家里的经济困难,我和妹妹那年同时填报了理工科并分别考取了外省的两所军校,免费上了大学。期待已久的录取通知书终于递到了我的手中,成为我“迟来的爱”。我被长沙第三地面炮兵学校军事指挥专业录取,从工人成为了军人。

大学毕业时,我积极主动要求分配到了云南边疆工作,第二年就用大

学所学到的知识和本领在履行使命任务中荣立战功。在我看来,考场和战场其实有许多相通之处,都需要勇气、坚定、执着和认真。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猫耳洞里,我仍然抽空读一些外语及其他书籍。

1989年,我在经历了几次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失败之后,跨界考入了大连海军政治学院的首届研究生班,当时全国只招4人,实属不易。毕业后,我在广州的一所大学从事教书工作,10年之后

经海选,又改行到了北京心仪的出版社从事编书工作。

我编辑的图书有的获得了第14届中国图书奖,有的获得抗震救灾中华优秀出版物特别奖;策划编辑的《红色收藏系列丛书》(15本)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;策划组织的《真理之光》《马克思主义政党观》等丛书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重点项目;精心策划编辑的《胜利将帅及其军事遗产》一书成为国家领导人出访时馈赠外国友人的“国礼”,被国家新闻出版

广电总局列为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优秀图书”,参加国际巡展。

沧海桑田,光阴荏苒。转眼间恢复高考制度已经走过了风雨40年,参加1977年考试的考生现在大都60岁左右了。这期间,国家教育考试制度的内容不断充实、拓展,表现得更加丰富多彩,亲民而又成熟。前些年,我在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后,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,选择了具有国学意义的中医进行研究。

偶然在牡丹园附近的报亭里买了一份《北京考试报》,读了上面的信息我才知道,国家考试政策拓展面很宽,十分人性化,对成年人包括老年人有特殊的继续教育考试内容。我立即选择了中医项目参加了当年的成人高考,入学后,同许多20多岁的年轻人坐在一起,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3年祖国医学,风里来,雨里去,孜孜以求,收获满满,真是感慨万千。如今,不仅一些小病我能自己诊治,还能帮助家人和朋友解决一些疑难病症。2016年,我结合所学医学知识,深入山区调研,撰写了上万字的医学文化论文,参加了教育部举办的研讨会,还发表在《北京大学学报》(专刊)上,并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。

从读书到教书,从编书到写书,我的人生每一次转身都和国家教育考试制度的利好政策相联系;从高考到研考,从成考到医考,我的每一个梦想实现都得益于恢复高考制度的开启和延续。进入新时代,我仍将不忘初心,砥砺前行,感恩高考!

